

## 啞伯个田

(四縣腔)

一隻八月个暗晡，風搓吼天吼地吹到山城，狂風暴雨乒乒乓乓掃一路過，到下夜風雨正漸漸仔停下來。上埔莊个樹仔橫个橫，斷个斷，樹桷瓦析四四散散，電線濼濼吊吊，莊仔一片荒涼。

莊頭下街仔孩水崎，溘溘个石枋路彎彎勾勾透到坑壠。半崎仔一間泥磚屋，屋頂分風掀忒一大析，桁桷看現現，瓦析浪浪散，翹翹橫个竹籬笆，吊等幾條菜瓜藤幾皮爛葉隨風搖擺。

啞伯姆擎等祛把在泥磚屋前拚掃，佢人細隻細隻，腦屎背盤一隻髻鬚，一身青布衫早洗到走色，三不二時臥起頭，看兩個俵仔站在屋頂蓋瓦。佢摻瓦析葉仔掃歸堆，拿等祛把行到門口，探頭看一下石崎仔，唸唸唸唸講：「風搓恁大噢！田毋知有仰仔無？若爸恁早去巡田水，仰言轉來？」孩水崎恬肅肅無半隻人影，啞伯姆幹轉頭行到豬欄下攞出一隻畚箕，摻成堆个瓦析葉仔掃落畚箕肚，正想愛抔出去，突然間大門口「吱——喀啦」一聲，一台自行車停在門礮下，佢知老公巡田水轉來了，畚箕放啊忒，行前去愛問啞伯田有仰般無？

啞伯氣扯氣急走入天墀坪，慌慌張張緊比緊講：「ho`ho`——hu`——hu`——」啞伯身材高溜高溜，面劣劣，烏刻刻仔，手腳分日頭晒到烏金烏金，佢戴笠嘛著一領轉色个底衫仔，赤腳嘛踏，褲腳攝到膝頭高。啞伯手盤左右兩片搖來搖去，手心又向天，上上下下緊比。

「麼个？麼个——麼个浮起來？」啞伯姆看老公个表情、手勢，聽識下半句浮起來，ho`ho`係麼个意思？一下嘎想毋解，佢看等啞伯，手巴掌在耳公脣搖兩下，嘴擘啊擘仔，意思係講：佢聽毋識，愛啞伯再過比清楚。

「he——」啞伯急起來，提高聲調，躡起腳尾手擎半天高，緊指

莊外大河壩个方向，「ho`——ho`——」佢手巴掌左右搖擺，比像魚仔泗水个動作。

啞伯姆目盯盯仔看等啞伯，比等共樣个動作，緊比緊講：「田項——河壩——河壩——浮起來係無？」

「he`he`——he`he`——」啞伯歡喜个緊領頭。

「阿明仔！阿盛仔！」啞伯姆翻轉身，向屋頂兩個俵仔喊：「煞煞來去田項，若爸講河壩浮起來了！」

阿明兩兄弟騎自行車座先行，啞伯載啞伯姆座後，一路過去都係樹桷落葉，路面黃泥水流流流流，啞伯姆心頭七上八落，心想：「發風搓做大水，大水盡多就翻過崁下个田坵上水上泥油，田略略仔整過就做得耕種，這擺仰恁嚴重？連河壩都浮起來！壞了，壞了！該幾坵田，毋知還在無？」

啞伯公婆子兒四人緊拚拚仔來到田項，看啊過去，崁頂个田水洋洋漾漾，正蒔好个禾仔，禾尾浮在水面搖搖擺擺，崁下河壩脣个田分大水打忒一大片，石頭沙仔屯忒河壩，浮出嶺崗地，滿哪仔就係大大細細个石頭，泥油面項還搵等惹惹杈杈个大水樵。原旦个河壩改道，泥漿色个河壩水拋花作浪激到半天高，大水哢哢滾流向對面山腳下。

「阿貴哥——恁會早！你在該無閒麼个？」啞伯姆看着隔壁个田主阿貴，在浮起來个嶺崗地疊石頭，佢企在田崁遠遠喊啊去摻佢相借問。

「號兜仔河川地來開田啊！若該片愛開無？係無愛就分佢開好無？」隔壁个田主阿貴身材矮細，著等水褲截仔，一身泥棍棍仔應啞伯姆。

「愛哪！仰無愛？」啞伯姆聽着號河川地開田，恁好个機會仰做得放忒，想就無想趕緊應轉去，翻過頭喊啞伯同兩個俵仔：「遽遽！先號先贏，在恁俚田項透過去，四四角角拈兩隻石頭疊等做記號，號着二、三分河川地來開田！」

田坵分大水打忒歸半，啞伯姆心肝痛煎煎仔。毋過，看着浮起來个河川地，拈着兩、三分來開田，心肚還係有兜仔安慰。佢喊啞伯在田角搭一間簡單个草寮，兩公婆逐日帶等砂耙、畚箕來田項挖石頭、耙沙仔，較重个事頭，等俵仔寮日正來做，係做毋來，就按算請人來搵手。

一日朝晨，啞伯兩公婆帶等七歲个孫仔阿隆來田項整田，啞伯姆在上坵田用砂耙耙沙仔，阿隆搵手拈石頭，啞伯擊掘仔在下坵挖石牯。半晝仔，啞伯姆帶阿隆在草寮寮一下涼，佢坐在寮門口，看啞伯在日頭下汗水汀汀緊挖石頭緊耙沙仔，道嘆講：「阿隆！你看若公，佢啞罔啞，做事斯默默仔做，當煞猛！」阿隆跼在脣頭搞沙仔，佢看一下啞伯，撇轉頭問：「阿婆！阿公做麼个毋會講話啲？」

啞伯姆啟一下大氣，講：「若公還細時節人毋好發燒，燒退了後，耳公嘎聽毋着，因為佢耳聾正毋會講話！」停一下仔，又講：「若公个耳公啊！愛響雷公、打紙炮仔，無就在厥耳公脣大聲喊正聽得着，佢摻人講話總係咿咿呀呀比手畫腳，若太無分佢去讀書，摻佢留在屋下搵手。」

話講等，啞伯突然間喊起來：

「me me —— me me —— o' ——」啞伯對啞伯姆緊喊緊搵手，搵搵仔又緊指腳下个窟仔。

「麼个——麼个？」啞伯姆坐在寮門口手緊比，嘴擊啊擊仔問啞伯。

「he` —— he` ——」啞伯歡頭喜面指等腳下个窟仔，又用掘仔頓二、三下，窟肚傳出咚咚咚个聲響。

「阿隆，過去看若公喊麼个？」啞伯姆做到腰拈背吊，無想行一輪，喊孫仔過去看，到底老公喊喊滾喊麼个？

「阿婆——係車輪仔啦！」阿隆看着窟肚有車輪仔，翻轉頭大聲講。

「麼个？車輪仔？」啞伯姆試着奇怪，田底下仰會有車輪仔，佢企跣起來三步做二步行過去看。

「he` he` —— id do`」啞伯笑弛弛仔指一下車輪仔，翹起手

指公，意思係講：這東西當有價值。

啞伯姆看着窟肚个輪仔連等車身，胚想裡肚可能搵等貨車，佢開眉笑眼暢到耐毋得，無想着這擺風搓，恁好彩有車仔分大水打到田底下，車仔挖起來做得賣錢，特別係引擎盡有價值，心肚歡喜，歸日笑咪咪仔。

啞伯整田挖着車仔个消息，當遽就傳出去，第二日，啞伯兩公婆食飽朝帶等掘仔、砂耙愛去田項挖車仔，行到門口就有兩儕人，一老一嫩，攞等禮盒同麵線卵過來。

「阿伯，伯姆！恁會早！」兩人看着啞伯公婆就頭頷尾鑿。

「你兜乜恁會早！」啞伯姆遲疑一下，笑笑仔同兩人相借問，心肚想：「這兩儕係麼人？仰毋識看過？」

「伯姆！聽講阿伯在田項挖着拖拉庫係無？」老伯半尷尬不尬，細心細意講。

「係噢！這擺風搓吾田分大水打忒，整田个時節，恁好彩在田底下挖着一台車仔。」啞伯姆講。

「天甫光佢有去看過了，看該輪框就知，該台車仔係佢个毋會差。」老伯講。

「吓！係若車仔喲？」啞伯姆怒忸一下，無想着車主會尋過來。

「這擺風搓，吾車仔停在銅鑼圈大路脣，拈大雨大路厝忒，拖拉庫嘎環落河壩分大水打走。以前這台車仔買忒已多錢，佢就整這台車仔絡食，這擺分大水打走，無錢好買過車仔，頭路做毋下去，佢想摻車仔挖起來，整整仔還做得用。唉！無辦法，正經想無路，伯姆！這車仔還佢好無？」老伯軟聲講。

「恁樣噢？」到嘴个肉愛呢出來，啞伯姆實在毋甘心，毋過這係別人賺食个飯碗，食也食毋落脘，啞伯姆想想仔：「該恁樣——好啦！既然係若車仔，你就吊轉去。」

「承蒙阿伯、伯姆！恁仔細！該佢黏時就請人去挖起來。」老伯

同後生仔緊領頭緊拱手行禮，感謝啞伯兩公婆。

啞伯兩公婆話着天公送來一筆橫財，田底下个拖拉庫做得挖出來賣，音知像發夢樣仔，睡一覺目醒來就毋見了。該日下晝，車主請幾下個工人，帶等掘仔、砂撩、畚箕、架仔同鐵鍊仔，來啞伯个田項挖車仔，挖哋三、四日，埋在田肚个拖拉庫就吊起來了。啞伯看着工人撈車仔拆散，續等就扛走，心肚無麼个歡喜，佢面臭臭仔閃到上坵田拈石頭，背等車主緊比緊講：

「moiˊ——biuˋ——biuˋ——」啞伯目聚嘴翹，一支手緊搖，手指尾翹起來指向背後个車主，意思係講：佢無愛別人个東西，該兜人無水準，無意無思。

車仔分人挖走，田項又恢復曩擺个恬靜。有一擺祭日，阿明、阿盛來田項搵手，兩兄弟撈老田个泥肉核到新田去屯，日頭當烈，大家做到汗流脈落，放晝時節，阿明講：

「嘖嘖嘖！還熱，還熱！都轉秋哋日頭還恁大隻！阿盛，偲俚來去河壩該片挖一頭樹仔來種，下擺做田事做得奈涼。」

「有草寮仰還愛種樹仔呢？」阿盛坐在寮門口，拿等笠嘛撥涼。

「這係開田暫時搭个寮仔，到時還愛拆忒。」阿明拖等撥在頸根个面帕擰汗。

「哪位有樹仔好挖？」阿盛企起來，手抵等目眉，東看西看。

「該片青蘿蘿仔，有已多雜樹仔，偲俚來去尋看仔。」阿明抓等鏹頭，手指河背該片。

啞伯姆看着兩兄弟擎等鏹頭向河背行去个背影，心頭浮起陳年往事，心中感慨：「曠下目俵仔就恁大了！佢兜還細時節家官過身，啞哥四兄弟分家，較好个胛心都分小郎叔拿去，槽頭就分毋會講話个啞仔，分着一間泥磚屋，崩崗个茶園，還有水尾這四分零个河壩田，唉！老公啞仔，哪爭得過人？還係自家煞猛打拚，耕河壩田絡食，閒時去撈人打油、摘茶、剷草相添，疲爬極蹶畜大一群大細。這下阿

明、阿盛有自家个頭路，兩個妹仔也嫁出去了，伸着做兵个吊尾錘阿輝仔，過忒年佢退伍轉來，討一隻舖娘分佢，恁樣義務就做滿了！」

無幾久，阿明同阿盛拉等一頭竹笏大个樹仔轉來。

「阿姆，你看！佢在河壩該片挖个樹仔。」阿明撈樹仔拉到草寮前。

「唉哦！恁大頭个刺桐樹，這葉仔愛利減兜仔正種得生！」啞伯姆講。

阿明行入草寮擎出撥刀，佢利等樹桷、葉仔，講：「偲俚撈這刺桐樹種到路脣，樹仔大哋做得遮蔭，做田事做得歇暈，也做得分過路人奈涼。」

「好！恁樣當好！」啞伯姆笑咪咪仔領二下頭。

「阿姆！」阿盛講：「這擺開田，偲俚撈路留大兜仔，大家上下較利便。」

「著著！路就做闊兜仔。見擺偲俚割禾，核穀擔去水頭若叔該片禾埕晒穀，愛行過人家个田脣，路細細條仔腳貼地毋着，逐擺核穀擔个人都嘖嘖滾，該兜割禾班仔盡驚撈偲俚割禾，這下自家有地，路就留較大兜仔好分人行。」啞伯姆當贊同撈路做闊兜仔，跔等行到啞伯面前又比又講。

「heˋheˋ——id doˋ」啞伯緊領頭，翹起手指公，意思係講：種樹仔做得奈涼，路留闊兜仔分人行，恁樣當好。

年過忒，春寒多雨水，啞伯田項種个刺桐樹開枝散葉，葉仔青里里做得遮蔭，老田整好，新田也開好了。啞伯姆想着開田請人使忒已多錢，錢毋罈，去南埔撈阿姊借錢，這下田開好了，兩公婆就煞猛種番薯，捉加兩條豬子來畜，豬仔畜大賣着錢愛煞煞還人。

這日，啞伯載兩包粒仔肥，啞伯姆帶等孫仔阿隆來田項上番薯。阿隆撈壟壟个番薯藤牽歸片，啞伯使鏹頭開廂刺出溝仔，啞伯姆跔在後背入肥。突然間水頭該片山崗傳來「砰——砰砰——」一陣一陣个銃

仔聲，久久地又有一、二聲「咻——」聲仔在頭那頂飛過去。

「阿婆！該砰砰个聲係麼个？」阿隆探起頭，看等遠方个矮山仔。

「該係崗頂个兵營，阿兵哥拷白仔啦！」啞伯姆背痾痾仔，入等肥講。

「麼个安到拷白仔？」阿隆問。

「就係阿兵哥練習打銃仔，在該片，你看！」啞伯姆停下來，指等遠方个山崗講：「阿兵哥个銃子就打到該隻大大墩个黃泥堆，故所聽着砰——砰砰——个銃仔聲。」

「該咻——聲仔係麼个呢？」阿隆又問。

「該哦！該係阿兵哥銃子無打着黃泥堆，咻——聲仔，銃子飛過來這片。」

啞伯姆話正講煞，跔等又「咻——」聲仔，銃子飛過頭那頂，啞伯改等番薯壟，聽着「咻——」一聲，頸根跑一下，像著驚樣仔，佢對阿隆比講：

「bang`bang`——biu`——」啞伯抓等鑊頭，一支手比像銃仔樣，手指點二下開銃个動作，嘴堵堵仔翹起手指尾指向崗頂兵營該片，意思係講：該兜兵仔打銃仔，泥堆恁大都打毋着，銃子亂亂飛，嬾斗屎得似。

啞伯擎起鑊頭繼續開廂刺溝，順等番薯壟改啊改地，突然間「喀」聲仔像改着麼个東西，佢摻泥團貶過來，泥肚走出一隻手指大个銃子。

「me me —— me me —— bang`bang`——」啞伯跔下去拈起銃子，攥手喊阿隆過去，手指比一下開銃个動作，「he`he`——biu`——m`pa ——」佢笑咪咪仔摻銃子拿分阿隆，跔等氣淳淳仔翹起手指尾指一下崗頂兵營，又嘴角帶笑對阿隆緊搖手，意思係講：銃子就係恁樣，該兜嬾斗屎盡孤盲，銃子打到田項，毋使驚。

阿隆拿等銃子環環轉看，放在手巴掌測啊測仔，試着銃子重銃銃仔，佢摻銃子拿分啞伯姆，「阿婆你看，銃子恁大隻！」

「唉哦！恁大隻个銃子！上擺若叔乜在田項改着一隻，佢講這係機關銃个銃子。」啞伯姆拿等銃子看去看轉，講：「這隻銃子看起來暗色暗色，怕係前一駁仔打到這位？」

「m`pa —— biu`—— moi`——」啞伯一支手緊搖，翹起手指尾指一下崗頂拷白場，安慰阿隆毋使驚，氣呼呼仔行到啞伯姆該位，拖啊着銃子大大力擲到河壩該片去。

無幾久半天仔又「咻——」一聲，銃子在頭那頂飛過去，阿隆問：

「阿婆！這銃子飛到田項，佢俚會畀打着無？」

「躉孫！打着乜無辦法，佢俚个田在這，愛耕這田正有好食，係驚分銃子打着，毋敢來耕種，愛食麼个呢？」啞伯姆拖一拖粒仔肥委落番薯壟，探起頭翻去翻轉看一下番薯田，講：「舊年風搓，恁好彩！拈着二、三分地來種豬菜，豬仔有豬菜好食，大幾遽地！屋下這網豬仔，阿婆畜到大嫫條。」

「該豬仔愛畜到哪久正做得賣？」阿隆問。

「佢俚个豬仔畜到恁大條，做得賣了！昨晡日有摻豬販仔講好地，怕這二日仔會來捉豬仔。」啞伯姆笑咪咪仔講。

分啞伯姆揣對對，第二日下半夜，兩個豬販仔就來捉豬仔。

一禮拜過後，啞伯姆撿着賣豬仔錢，滿心歡喜摻欠阿姊个錢算好，用舊報紙包起來囫到衫袋仔，攞一包柑仔做等路，愛去南埔摻錢還阿姊。佢來到車牌，毋知等咁幾久，巴士總算來了，車門打啊開，啞伯姆跔等人尖上車，車頂撈撈个人尖來尖去，在車掌嗶嗶聲中，犖犖确确个巴士行行停停，一路搖到南埔。啞伯姆無債腳步輕，攞等等路，滿面笑容來到阿姊个住所。

「阿姊！」啞伯姆遠遠看着坐在門口个阿姊，笑咪咪仔又攞又喊。

「哦！勤妹，還久無看着喔！你仰有聞好來呢？」阿姊在竹椅項企跔起來打招呼，帶啞伯姆落去廳下。

「恁久開田又畜幾條豬仔當無閒，前幾日仔豬仔賣忒了，正有閒手腳送幾隻柑仔來分阿姊。」啞伯姆講等，摻柑仔放到桌頂。

「人來寮就好，毋使摻阿姊客氣，還帶等路來！」阿姊攪起桌頂个茶罐，凈一杯茶分啞伯姆。

「這毋成東西啦！」啞伯姆坐落交椅，伸手摻衫袋仔，「阿姊，前駁仔摻你借錢開田，想着會過年了，這擺賣豬仔有錢，就煞煞送過來還你。」

「一息仔錢定，毋使恁鬥緊。」阿姊在啞伯姆對面坐下來。

「唉喲！吾錢哪去了？」啞伯姆衫袋仔摻無錢，著驚一下，跔等企起來摻褲袋仔，「明明袋在這啊！」佢兩支手在圓身緊搭緊搨，無摸着錢，面色一下死白。

「勤妹！出門時節，錢你有袋着無？」阿姊關心个問。

「有啊！佢還用報紙包等好好，放在衫袋仔頂。」啞伯姆摻衫袋仔全部翻出來，慌慌張張，歸身仔緊搨。

「毋使急，定定仔想，看放在哪？」阿姊講。

「該下坐巴士來，車肚摻摻个人，車仔緊行緊搖，人客上下車尖來尖去——唉哦！錢在車頂分剪綹仔偷走了！」啞伯姆想着坐車仔个情景，激動个喊出來。

「勤妹，這條錢阿姊無用着，你定定仔還毋怕，毋使恁鬥緊。」阿姊企跔起來安慰啞伯姆。

「阿姊，佢愛煞煞轉去尋！」啞伯姆目珠眶含等目汁愛嗽愛嗽，緊拚拚仔走出去。

啞伯姆帶行帶走，緊走緊尋，看錢有跌到路頂無，見着人就問，路頂有看着用樹乳仔杓等个舊報紙無？有人拈着吾錢無？坐巴士轉个時節，佢乜問運轉手，車頂有人拈着錢無？佢一路問一路尋，錢就無尋轉來。錢分剪綹仔偷走，啞伯姆心肚艱苦，痛到捶心肝，俵仔心白都安慰佢，錢再賺就有，毋使愁慮恁多，啞伯乜看出錢毋見个事情，佢對啞伯姆比講：

「m<sup>˧</sup> pa —— m<sup>˧</sup> pa ——」啞伯拏等心肝窟，手緊搖，意思係講：毋使傷心，錢毋見就算了。

該暗晡，啞伯姆痛到睡毋得，環去環轉對睡在脣頂个阿隆道嘆：「唉！阿隆，仰結煞？阿婆个錢毋見了！愛還姨婆个錢毋見了！仰結煞？阿婆心肝當痛……」半夜，阿隆聽着阿婆呻痛呻苦，毋知愛仰仔安慰阿婆，佢輕輕仔拍等阿婆个背囊，目金金細細聲仔喊：「阿婆！阿婆！」毋知過忒幾久，阿隆就睡忒了。

一天光，啞伯姆尋來粗紙，剪像紙票仔樣，用舊報紙包起來，袋到衫袋仔，還摻假錢袋到鼓鼓，看起來像錢包樣仔。佢去車牌坐車，共樣个車枋坐到南埔，佢挑事摻錢包走出一息仔分人看，挑挑摻人尖車，打開歸身个心眼，看有剪綹仔來偷無，巴士坐去坐轉，連坐三日巴士都無發現剪綹仔來偷錢。背尾，自家笑自家懣，車仔坐來坐去無採工，毋見就毋見了，怨嘆乜無用。該日過後，佢摻曩擺共樣，照常到田頂做田事，毋識再過講起錢分剪綹仔偷走个事情。

彎彎个河壩水流啊流，毋多知仔，啞伯河川地耕哋十過年。這日烏陰天，啞伯兩老在田頂做田事，天邊个烏雲緊來緊低，看起來會落兩樣仔，隔壁个田主阿貴行過來問：

「啞嫂，你有收着縣政府个通知無？」

「麼个通知？」

「縣政府講愛摻偲這片个農地重劃哇！」

「有恁樣个事情噢？佢毋知呢！」

「係喔！講麼个河壩脣愛作石礮，大家耕種就毋驚做大水。」

「該偲兜開个河川地，仰結煞？」

「敢怕會分縣政府收轉去喔！」

「恁辛苦開着个田畀收轉去，恁樣哪做得！該偲愛去問看仔？」

臨晝仔落一陣大雨，啞伯兩老緊拚拚仔轉到屋下，看着門縫楔一封信仔，啞伯姆認出信封係啞伯个名仔，毋知裡肚寫麼个，暗晡時阿輝仔下班轉來，佢摻信仔拿畀看，阿輝仔講：「這係縣政府个公文，裡背寫講，政府愛重劃水頭透到水尾个農地……。」

第二日，啞伯姆坐巴士闕梓梓仔來到縣政府。

「小姐！借問仔，農地重劃愛尋麼儕講？」啞伯姆行入縣政府，看着櫃台个小姐就問。

櫃台个服務小姐問清楚了後，打電話分地政科承辦人員，電話講講仔就帶啞伯姆上到三樓會議室。會議室坐等一個戴目鏡个後生仔，桌頂放一大疊資料，看着啞伯姆行落來，笑咪咪仔請佢坐，斟一杯茶分啞伯姆。

「伯姆，有麼个事情係無？」後生仔問。

「做麼个吾田耕等好好，好恬恬愛摻佢重劃？」啞伯姆口氣無已好。

「伯姆个田在哪位？田係麼人个名仔……。」

講咁五、六分鐘，後生仔總算瞭解啞伯姆个問題，佢講：

「伯姆，係恁樣啦！這農地重劃愛有人申請，大部分地主同意正進行，重劃過个農地，圳水大家就有，農路大家有好行，石礮乜會作起來，毋驚發風搓做大水，耕種較利便。」後生仔又講：「重劃時節，會做圳溝、農路這兜公共設施，大家个田都會蝕忒兜仔，還有伯姆開个河壩田，因為係河川地無權狀，政府會收轉來分河壩行水。」

啞伯姆無讀過書，識無幾多隻字，佢係明理个人，聽承辦人員个解說，也就無麼个好講，總係辛苦開着个田，耕咁十過年分人收轉去，實在毋盼得，心肝頭痛歸半年。

啞伯个田重劃過後，蝕忒歸半，伸三分零地好耕。一季又一季，一冬過一冬，啞伯逐日騎自行車去田項巡田水、挪稗仔，這摸該摸到晝正轉屋。就係打田、蒔田、割禾這兜事頭項項愛請人，一季禾割起來，七除八扣就伸幾包好食，阿輝仔勸話啞伯姆：

「阿姆！耕這一息仔田，耕毋着來食，將就放忒去，毋使恁勞碌！」

「你知人麼个！樹有根水有源，你兜全部係這幾坵田畜大，恁遽就毋記得了係無？」啞伯姆講阿輝仔。

阿輝仔身材高溜高溜，面形盡像後生个啞伯，佢駛計程車，晝晝暗暗都在火車頭排班載人客。有一日，佢在車頭載着高中同學阿德，兩人久無見面，講到有來有去，對頭路講到子女，對子女講到在地發展，阿德接等就講到鎮內个都市計畫，愛在大河壩唇頭開一條T字形个北灣公路……。臨暗仔阿輝仔轉去老屋，一入屋就對啞伯姆講：

「阿姆，阿姆！今晡日佢在車頭堵着高中同學阿德。」

「阿德？」啞伯姆想啊想仔：「係毋係戴在水頭，頭那毛虬虬該隻，頭擺佢在禾埕晒穀，佢長透過來湊你去河壩泗水仔。」

「係！就係該隻阿德，佢這下在縣政府上班，佢講佢鎮內都市計畫，愛順等大河壩開一條四線道个北灣公路，大路對北庄透到四灣，還愛拓寬崎仔頭个農路變做二線道个道路，直直透到佢田項接着北灣公路。」

「崎仔頭？該毋係愛去佢田項該條路嘍？」啞伯姆問。

「係啊！兩條計畫道路像T字形，堵好在佢个田項合着，佢个田一分一釐都走毋利，全部分縣政府畫落計畫道路。」

「你頭下講麼个T字形？」啞伯姆毋知T字形係麼个意思，再過問清楚。

「T字形就係一橫一直，像恁樣！」阿輝仔拿一支筆在紙項畫一隻T，指等T字講：「頂高這條路，左片係北庄，右片係四灣，這下背係崎仔頭，對崎仔頭直直上去，佢个田就在這兩條線合着个位所，全部都畫落計畫道路。」

啞伯姆耳角角仔聽阿輝仔說明，聽着政府愛在自家个田項開大路，像青天白日響雷公，嚇到嘴擊擊，毋敢相信有恁樣个事情，佢翻轉身對啞伯又比又講，啞伯緊搖手，「moi'——moi'——biu'」啞伯一支手緊搖，又用手指點二下頭那，翹起手指尾比一下，意思係講：做毋得，做毋得，該兜人頭腦有問題，戇牯得似！

「哼——該大河壩恁闊毋去做，仰會摻重劃過个田拿來開大路？」

著也毋著？」啞伯姆氣噴噴仔，罵講：「該兜人目珠著着屎了，會算毋會籌，拿米換番薯，無頭無腦開麼个計畫道路！」

「聽人講，政府愛徵收个土地，無簽同意書个人，補償金會提存到法院，無打印仔出去，政府照樣摻土地拿去做大路。」阿輝仔笑笑仔講。

「政府又毋係強盜哩！百姓毋同意，佢愛用搶嘍？」啞伯姆譴到胥嘍嘍仔。

自從聽着都市計畫，愛摻啞伯个田畫落計畫道路過後，「徵收土地」个事情，就像一片烏雲，遮等啞伯姆个心肝頭。佢想起頭過，政府愛重劃農地，自家毋同意，走去縣政府講乜無效，佢心肚細思量：「自家老了，田事做毋去，一季禾就長着幾包穀定，俵仔各各有自家个家庭，自家个頭路，這一息仔田無人愛耕。唉！官司打得，狗屎食得，平民百姓哪奈得何政府！看破了，愛徵收就分佢徵收，係無愛仰仔？」

幾年過後，阿輝仔毋知在哪探着有人愛買農地，暢落落仔走轉來講：

「阿姆，阿姆！有人愛買田，出个價數比政府較好，田來賣人好無？」

「唉！這祖公業仰做得賣呢？」啞伯姆道嘆。

「無賣乜分政府徵收去，還係賣人拿着較多錢！」

「徵收摻賣斯無共樣喔！徵收斯無奈何，賣田就像了尾子樣仔，瀉示眾啦！」

「這下麼个時代地，無人恁樣想哪！」

「做毋得，做毋得！若爸一定毋肯賣。」

阿輝仔三不五時唆恁兩老，趕好價煞煞摻田賣忒去。啞伯公婆捨毋得對祖田个感情，仰般講就毋肯領頭出賣祖公田。

十二月天个半晝，日花仔映啊映仔，啞伯兩老在田項剝芥菜，好好恬恬一台計程車駛來停到路脣，車門打開，原來係阿輝仔，佢抵等

嘴愛笑毋笑，喊講：

「阿姆！你在該無閒麼个？」

「今晡日恁好天，剝芥菜來滷啊！」啞伯姆探起頭，掙等額頭个汗講。

「阿姆！欸——」阿輝仔爪等頭那，想講麼个，又無講出來。

「麼个事情？」啞伯姆問。

「阿姆！」阿輝仔半尷尬不尬行前去，心虛虛仔講：「有錢好借無？」

「你借錢做麼个？佢哪有錢！」啞伯姆看佢一下，無插佢，攞起芥菜攤到田坎晷日頭。

「無啦！」阿輝仔跔等行過去，講：「就這恁多隻月股票緊跌，債主緊來討錢，無錢還人，前兩日有兩、三個鱸鰻擊槌擊棍過來討債，喊佢寫本票分佢，下隻月係無錢還人，該就慘了！」

「唉哦！孤盲子！你無去做頭路，借錢來搞股票……。」聽着俵仔頭路放忒，借錢搞股票，啞伯姆譴到氣杳杳仔，心臟強強會恬忒。

「佢在街路買个屋仔拿去銀行貸款，買股票了淨淨。摻人借兜仔錢，看會還本無，盲知越買就越大空，這下環毋轉走無路了，看阿爸這田，做得先借佢轉環一下無？下擺錢賺轉來，佢會還阿爸。」

啞伯姆看佢目瞞瞞仔，又聽着有人對俵仔不利，譴還譴，罵還罵，心肝還係軟下來，轉到屋下，思量再思量，恁着擊槌擊棍个鱸鰻，食睡就毋得，驚俵仔分人迫害，就偷偷仔摻啞伯个土地權狀、印鑑拿分阿輝仔去還債。啞伯知了後，氣傍氣鼓譴到蹦蹦，過後又無看着錢入到簿仔，佢悶到無氣好放，透日仔「biu天biu地」罵阿輝仔，還係啞伯姆惜滿子，佢比手畫腳摻啞伯講：

「錢借佢得似，下擺會還轉來！」

啞伯姆有嘴講到無口涎，兩公婆逐日齟齬齟齬，吵地个零月正漸漸恬下來。

啞伯一生人在河壩田絡食，無田耕種一身都虐削。這日，佢戴一頂笠嘛，著等做事衫，騎自行車去看賣忒个田坵。來到田項，佢著驚一下，看去看轉認毋出老底个田，看真兜仔，該兜田分人用鐵皮圍等，拖拉庫轟轟滾載砂石仔出出入入。佢行前去看，面一下就瀾走，田分人挖一隻大空，像深潭恁大窟，二台怪手在底下喀啦喀啦挖砂石仔。看着田分人開腸地肚，糟蹋到恁樣，啞伯心肝嘖嘖跳佇毋著，一下就火屎燦天，拗起路脣个石頭擗啊過去，「砰——」聲仔，石頭擗着鐵皮，啞伯啲啲呀呀砰砰滾對等工人緊指緊罵，又在地泥下拖起石頭，手擎擎仔抽啊抽仔，愛擲人樣仔。做事个工人嚇着一下，相賽探頭看發生麼个事情，看着啞伯企在路口比手畫腳謔到嚟嚟跳，知佢係啞仔，工人笑笑仔七嘴八嘴：

「佢話着麼人？原來係啞仔。」

「嘿——啞仔也會發謔，謔起來恁生趣啲！」

「佢在該罵麼个呢？」

「喲！你無看着喙？佢在該比，講做毋得在這挖砂石仔哇！」

「屌厥！這隻啞狗走來亂得似，唵唵喊喊分鬼搭着樣仔，莫插佢！看佢變麼个鬼？係犯着佢，佢這支砂撩斯無摻佢客氣！」業主面兜兜頸橫橫，哺等菸，搭等砂撩企在砂石堆脣冷笑，佢內肚早有計畫，這砂石仔挖忒，屯轉廢土垃圾，分政府徵收做大路。

怪手再過催起油門喀啦喀啦挖砂石仔，拖拉庫轟轟隆隆駛出駛入，啞伯啲啲呀呀緊罵，工人緊挖砂石仔無人搭佢。啞伯謔到過老命地，一身緊顫，險險敵無氣，佢拏等心肝窟騎上自行車，一路罵等轉：

「o`—— biu`—— bang` bang`—— moi´—— biu`」啞伯个意思係講：這兜死夭壽，摻好好个田挖到恁樣，會分雷公敲死，無愛了！這兜孤盲子、絕代子。

這年冬下，啞伯頭髮並白，騎自行車去田項遶寮。佢順等崎仔頭新

開个二線道大路，來到老底个田坵，放眼看去，頭過个田坵做下分馬膠打忒，左右兩頭四線道个大路，路做一細截就停工荒廢，護欄擋在路中央，禁止人員車輛通行。啞伯知，這北庄到四灣个計畫道路，因為政府無錢，做到半里半棧就停工，對崎仔頭岔落來个道路，變一條死路。啞伯額結結仔看這荒忒个大路，心肝像一頭樹仔連根分人挖忒，又屯轉一堆垃圾共樣。這擺啞伯無「biu天biu地」，佢嘴擘啊擘仔順等老底个田坵遶一輪，行幾步腳停一下，看一下光景，敵一下大氣。

臨暗，啞伯牽等自行車，行一截路騎上車仔，「喀啦——喀啦——」箭等自行車轉去，寒風摻厥衫尾吹到飛起來，孤栖个身影，消失在馬膠路尾。